

鸟不可貌相

□启东 沈晖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其实,以貌看人偏颇,以貌看鸟也会有失公正。比如,乌鸦与喜鹊都属于鸦科类动物,都是国家保护类动物,就是因相貌存在一定差异而受到区别对待。

在我国,大部分喜鹊的体色是黑白相间,而乌鸦大部分是全身漆黑。其次,喜鹊体型比乌鸦小些,尾羽黑色而细长,翅尖为白色。乌鸦则尾部较短,且叫声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喜鹊相貌比乌鸦高出一筹。

由此,人们对喜鹊独具钟情,奉为“吉祥之鸟”,如“喜鹊喳喳叫,今天喜讯到”。尤其是清代诗人郑檀一首《喜鹊登梅》,比较典型地反映作者对喜鹊的喜爱。如“清泉涌处乱云堆,古柏迴曲状如梅。喜鹊昂头迎过客,声声喜语报春归”。相反,乌鸦却在中国墨客文人的渲染中成了“灾星”。宋朝黄载的一首《赣州道上见上坟者》就是流露出作者对乌鸦的厌恶之情:“攫聚乌鸦噪晚田,草芽新染绿如烟。墓头寂寂虫鸣急,惟有春风舞纸钱。”还有,现在不少国内的影视剧,为追求戏剧悬念气氛,故意渲染恐怖画

面:每当出现夜深人静、灾祸来临之际,总会有几声乌鸦的惨叫使人毛骨悚然。乌鸦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差,不白之冤难以洗耻。

其实,乌鸦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据科学考察,它的智商不低。小学语文教科书《乌鸦喝水》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几代人。更有甚者,英国一家媒体曾报道,有一群乌鸦从林中衔到核桃无法敲壳食用时,它们就趁公路上亮起红灯时,将嘴中核桃放置公路,让过往车辆辗轧致碎,然后叨走以予享受。其次,乌鸦虽丑但嘉德懿行。据说乌鸦总是成双成对,如果一只死亡,另一只也终身不找伴侣。因此,乌鸦象征着夫妻爱情忠贞不渝。清初小说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讲述了化身乌鸦的汉江神女竹青与书生鱼客痴心相伴的忠贞爱恋。乌鸦还十分孝道。《增广贤文》就有“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做人之本,孝敬父母”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首《慈乌夜啼》更是形象感人,“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

诉,未尽反哺心……”

再说喜鹊,一位老农告诉我,现在种田真难哟,不知哪来的成群结队的喜鹊到处糟蹋庄稼,一亩玉米地,一夜间可将苞谷撕开,玉米粒啄净。现在没办法,有的人在大田拉彩旗,有的牵铜铃,甚至还有在田间挂高音喇叭想驱逐喜鹊,可还是黔驴技穷。比如刚种下的花生、芋艿、黄豆,只有浇上药水,它嗅到药味才放弃,不然一夜间就没了。所以说,对每一事物的看法,由于角度不同,认识也不均相同。

说到底,如乌鸦羽色漆黑、鸣叫凄厉而背负着凶兆之名,这实属历史偏见。这真如《七律·乌鸦和塞北草》诗人这样写道:“羽色深深何众嫌?真言诤语反诬谗!相依福祸随君往,无妄灾殃任客冤。鸦噪树低无绝唱,乌啼月落有余篇。俗清风雅本难定,大智如愚乃巨贤。”因此,对乌鸦无论是美名还是污名,都不过是人心造相,而对乌鸦而言,它的毁誉之上是美丽的大自然。而人们对它的评判,不该在乎它的外表,而是透过现象看其本质。

谷荻

□山东临清 杨金坤

睡梦中,我小心地剥掉外层绿色的苞衣,露出里面一条绵长白软的丝线,放到嘴里慢慢咀嚼,一丝清冽的甘甜盈满口腔。一梦醒来,我砸砸嘴,回味着梦中的那一丝清甜,一颗心又回到了拔谷荻的童年时光。

谷荻为多年生草本,因春生芽,布地如针,俗谓之茅针,别名也叫丝茅草、茅草、白茅草、茅草根。当大地酥软,草色遥看,冬天疏懒的坡里,不知什么时候拱出了一点一点的谷荻芽。要不了几天,田埂上、野地里满眼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嫩黄色,谷荻的穗苞从腹部慢慢鼓起,鼓出绵密的诱惑。我们争相跑向田野,发现一株,左手摀住底部,右手逮住中间部分,稍微用力,便会传来“吱吱”的拔节的声音。小心地剥掉外层绿色的苞衣,露出里面一条绵长白软的丝线,放到嘴里慢慢咀嚼,爽滑、甜

嫩,柔韧中带着甜,草香中含着清冽。清新与清爽盈满口腔,那是属于孩子的一种无比惬意的舒适,虽光阴荏苒,多年来那甜津味至今记忆犹存。

谷雨过后,气温开始回温,柳絮飞落,杜鹃莺啼,暮春时节已来临。这个时节,谷荻就老了。老了就不能吃了,吃起来就和棉絮一样难以下咽。那些逃过我和小伙伴们馋嘴的谷荻,在天底下使劲抽穗,开出漫天漫地的茅花,如云似锦,远看就像一片铺向天边的银缎。每一株头顶上,都像插上了一支白茸茸的雁翎,迎风飞舞,更是给满地春色增添了一种别样的美。

那时候,我经常和一个叫萍儿的小女孩在一起拔谷荻、玩茅花。萍儿胆小,每逢我捉到蚂蚱、蝈蝈等昆虫,我会用谷荻拴住送给萍儿。十几年后,萍儿成了我的妻,当我们读到《诗经》里的“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白华菅兮,白茅束兮”“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诗句时,我们不禁四目相视、莞尔一笑。

谷荻的花期很长,要好几个月。一朵朵的花絮赖在母亲身上,直到南来北往的风把花序慢慢吹尽,谷荻才算做完那个柔软的梦。成熟的谷荻结实而柔韧,是廉价实用的建筑材料。后世诗证:“鸡鸣茅店月”“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卷我屋上三重茅”等等,前些年老家盖屋脱坯用的稻草也是它。麦收之前,村里安排每家都要割谷荻,先晒干,再在水里浸湿之后,搓成“要子”,捆麦子用。谷荻用一缕的清香捆住成熟的麦香,也把我关于谷荻温馨的记忆捆成一捆。

刚醒来的妻子,见我坐在床上发呆,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妻子,睡梦中的一丝清甜,让我回到了童年,我想谷荻了。

茶道

□湖北黄冈 王丽

母亲有个手艺,特别会做茶。母亲娘家在河南信阳,那里的茶在全国都有名气。母亲从小耳濡目染,跟着姥姥学会了做茶。母亲成家后,自然把做茶的手艺带了过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做茶能手。

每年清明节前后,茶园就开园了。母亲忙不过来时,就带着我去茶园采茶。母亲采茶特别快,总是双手一起采摘。我学着母亲的样子采茶,小小的年纪,总想为母亲分担点什么。

刚采回的茶,摊放在簸箕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难怪母亲总喜欢抓一把,放在鼻子下闻闻呢!吃过午饭,灶膛的火还未熄灭,母亲就开始做茶了。大火杀青后,连忙改为小火,先揉捻后烘焙,直到茶叶渐渐成形,从散状变成了条状。鲜嫩的茶叶在揉捻和烘焙中,渐渐带有粉色。新茶大功告成后,母亲总要嘱咐我,把左右隔壁的叔叔婶婶都请来喝茶。

有客人来喝茶,那是母亲最高兴的事,必定亲自去挑两桶井水,用水壶烧开后好泡茶。新茶在滚烫的开水间舒展开来,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聊天,那是家里最热闹的

时光。母亲做的茶既有看相,又有口劲,自然吸引了大批茶客,真是“一家打茶满院香,一季打茶四季喝”,农家人就有这样的乐趣和享受。无论谁来,母亲都热情相待,拿出最好的茶招待客人,丝毫不怠慢。当我偶尔有抱怨时,母亲总是笑着说,来的都是客,怠慢不得。母亲的好客是出了名的,她待客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人喝茶了。

所以很多时侯,我家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母亲忙进忙出为大家泡茶续水,忙得不亦乐乎。即使是到田地里劳作,母亲也喜欢带上一大壶茶,劳动间隙招呼大家喝上一口。因为茶,母亲把邻里关系处理得格外融洽,她从来没有跟哪家红过脸。也因为茶,母亲积攒了人脉,得到了乡亲们的极大认可。俗话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母亲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只要我家有什么事,乡亲们都会自来来搭把手,从来不需要我家声张。记得有一年父亲住院,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当时正值栽秧时。等父母回家,发现水田不仅被整理过了,连秧都被乡亲们插上了。

都说茶里有乾坤,母亲的茶道,其实就是处世之道。

忆外婆

□东台 邹娟娟

清明节前,母亲打来电话,说“聋太太”过世一年了,要去墓地祭祀。母亲还是习惯唤着外婆的昵称,就像外婆从不曾离开一样。回到老家,正是菜花茂盛的时候。满目的金黄将春的热烈渲染到极致,老屋前后俱是开花的地。父亲早已准备好了纸钱和祭菜。

外婆和外公葬在一起。他们的坟在一片麦地里,很好认,是黑底红字碑后的一个土墩。父亲用铁锹铲去枯枝野草,重新挖土,圈坟。此刻,麦地空旷,我们静静地站着。

烧纸钱、磕头时,母亲红着眼,不停念叨:“爸,妈,回来拿钱啊!打打小牌,穿穿好衣裳……”我鼻子一酸,想起外婆在世时的样子。

她生前勤劳简朴,好不容易将四个子女拉扯大。她不要儿子女们赡养,独自住着老屋。屋内只有外公过世后留下的一台电视和简陋的家具、农具。

外婆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习惯了春秋秋收的日子。从前,她种桃种梨、种西瓜、种甘蔗,只为满足我们这些小馋虫。之后,她种时兴蔬菜,比如生菜、荷兰豆、莴苣、水果番茄等。自己舍不得多吃,总想着送给我们。

外婆还会做各种好吃的点心。记不得有多少个清晨,当我们还躺在床上时,她常笑盈盈地递过几个热乎乎香喷喷的油团子。大忙时,她坐在锅膛前烧火,还不

忘给我们烤玉米。

那时,村里刚搞土地承包,庄户人家开始搞经济作物,父亲也尝试着种上了大棚西瓜,外婆还是坚持忙小菜地和几亩麦地、玉米地。五月,汉子们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女人们也都是起早贪黑地劳作。外婆心疼子女,常帮着干活。她裹着头巾,佝偻着身子,除草、收割、搬运,顾不上喝水休息。在此起彼伏的抢救人群中,她是最瘦小的,就像一株风中摇曳的玉米秆。

我们长大后,各自在城里安家,过年过节才有空回来看望外婆。每次临走时,她常拾掇出一袋袋的花生、黄豆让我们带上。再我们将我们送到村口,边摇手,边叮嘱着“平安”的话语。

外婆常年劳作,落下一身病。她从不喊疼,听力也不好。去年年初,查出胃癌晚期,到清明节过世,不到两个月。外婆临去前,思维混乱,只记得从前的事,连母亲都不认识了。极瘦,身子薄如纸。清明节前一天晚上,在儿孙们齐聚一堂时,她安详地闭上了眼。

母亲又撒了一把纸钱,噙着泪说:“外婆不拖累人,即使是走,也怕大家舟车劳顿。清明时节,让她老人家永远安息!”风,一阵阵吹卷。

外婆啊,这辈子能做您的孙儿,是我的福分。从此,再没有山一程,水一程的惦念,唯有相隔永远的清明!

香椿浓郁是故乡

□河北邯郸 陈赫

在外漂泊已近十年,逐渐学会了把思乡之情深埋于心底。可是每逢春光明媚的时节,那椿树上飘来的香味,总能把我的心房击中,使得那份隐藏的思乡之情开始泛滥。

“门前一树椿,春菜不担心”,这句俗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母亲说起。说这话时,已经到了谷雨前夕,屋后的那棵椿树,香椿嫩芽初露,红如朝霞,像一道绝美的风景。母亲那时候的腿脚还很灵活,走路十分轻快,她带着我,拿着一支绑着钩子的竹竿来到树下。母亲说:“你知道吗?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质。现在就是采香椿的最佳时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感受到香椿独特的香味,充盈着我的味蕾。

母亲用纤长竹竿小心探入香椿树的枝条,然后动作娴熟地将窜

出树干没几天的绛紫色香椿尖儿扭下。她一边采摘,一边向我传授着技巧:首先,第一茬香椿品质和色泽都是最好的,一定不要错过。其次,要学会手下留情,不要全部掰下来,中间的小嫩芽要留几个,等长大再采摘第二茬。一般第一茬采摘后10-20天之间可以再次采摘,温度越高间隔的时间越短。再者,要适度打芯,保持矮化。香椿树长得很快,如果不掐芯,两三年工夫香椿树就可以长到2至3米多高。把香椿主干的树头打掉,这样香椿树能从底部窜出更多的枝条,反而越长越茂盛,而且矮化了,便于采摘。

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母亲干净利落地采完了香椿芽。她一只手拿起了竹竿,挎起了篮子,另一只手拉起了我,欢快地对我说:“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母亲会很多

香椿的做法,有凉拌香椿、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炸香椿、香椿生煎包、香椿蛋卷、香椿馅饼等等。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道香椿酱。香椿酱做好以后,母亲会把它放在罐子里储存,以方便让我随时大快朵颐。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一年香椿飘香的季节须臾而至。母亲打来电话说:“儿子,今年的香椿我已经采好了,做好了香椿酱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一起吃。”

我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已经头发花白,腰身佝偻。我多想对她说:“娘,这次回去了,我就呆在您身边,呆在故乡,哪儿也不去了。”我还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椿树,椿树有那么多的嫩芽,嫩芽有那么多的香味,香味飘过那么多的地方,然而最浓郁的地方,一定叫作故乡。